

發行者 枕戈旬刊社
編輯者 劉豁然

枕戈

第四期

本刊每期售洋二分全年
本埠五角外埠七角二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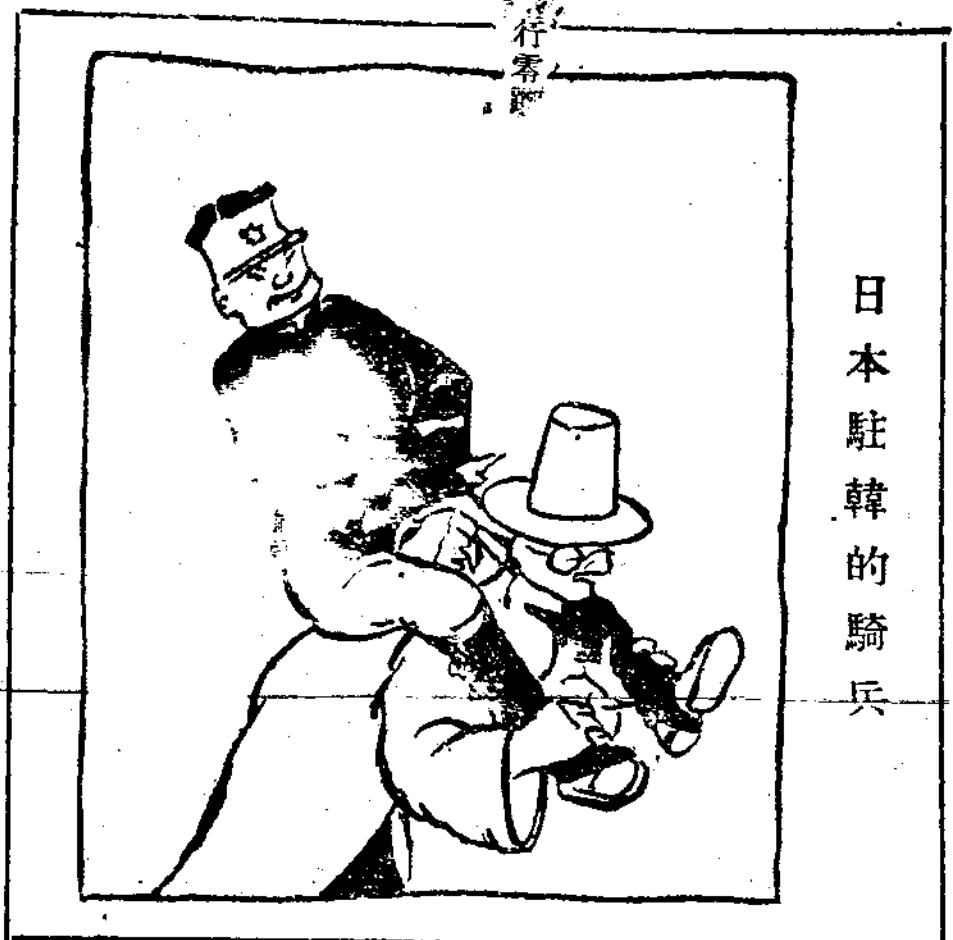
每逢一十號一十二號一號出版

小言論

人的立場(一)
人的立場(二)

編者
特約記者

日本駐韓的騎兵



小說

(長)長安新夢記
(短)雪夜人影

天白
谷月

▲本期要目▼

▲筆記▼

▲詩詞話▼

▲藝林▼

▲法苑珍聞▼

▲學園▼

▲譯叢▼

中和印刷有限公司

精印中西書籍報章仿單銀行帳

據專售教育用品卡片圖章碑帖

畫冊定價克己交貨迅速如蒙

賜顧竭

誠

上海愛文義路一六九號

電話 九一九六六號

小言論

人的立場(一)

編者

小子從前念到尙書。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几句書。和秦始皇本紀所載的以吏爲師的一句話。覺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有趣。你想一位袞衣纁裳黃屋左纁掌握無大不大威權的帝王。他却也要把持著布衣章甫蓬門陋巷一個蹙脚窮教書的生涯。這是什麼意思。這是多麼奇怪。這是多麼有趣呀。後來仔細一想。不覺得恭而且敬站起來對著那書上的周武王先生作了三個大揖。佩服得五體投地。原來教誨一班猴猴兒一條教鞭。和那制馭天下的一把太阿劍。是一樣的威權。是一樣的厲害。具有領導羣倫。統御四海出類拔萃本領的聖主英君。他是不肯把這教導百姓的大權。輕輕放棄。你看成周到了衰世。王綱不振。也就喪失了教權。魯國的孔老先生。一介窮儒。居然說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訂禮樂。一倡其說。而從之遊者三千餘人。從此創立了中國一個儒家宗派。到如今二千多年。他的宗派他的學說。還很難打倒。你想施教化的立學說的權力。有多麼大有多麼久。孔老先生自己所說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這種力量功效。算是真正實現了。但是他老先生主張中庸宗派而外。還有無爲的老聃。兼愛的墨翟。也是登高一呼。羣衆響應的。可見風俗之轉移。人心之趨向。一兩個人能做重心。但看他的立場。高妙不高妙。穩固不穩固。如果是見識出來。主義堅牢。有步驟的發揮出來。不怕你舉世不爲之靡。漢初的尊信黃老。魏晉間的慕放清談。南北朝的崇尚佛學。起先不都是一兩個人爲之提倡。唐朝的韓愈。力闢老

佛。闡明儒宗一綫之延。做了儒家一員大護法。宋朝的周程張朱。便立了濂洛關閩道學宗派。象山異軍突起。也有一班黨徒。但是勢力有些敵不過紫陽門下。明朝王陽明先生。一半宗象山。一半創新義。生當明代。實學空疏的時候。就很吸收了許多文人。做他的徒子徒孫。便赫然成了一個王學。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大仔出來。以實學矯王學空疏的流弊。便開了有清一代講經學講考據的先河。到了中葉考據的瑣碎。實在教人家聽得腦漲頭昏。有些厭倦。還有那班講公羊講西北地理的。也想以附庸蔚爲大國。不過範圍窄些。就是立場低微些罷了。後來出了一位康長素。他講的今文學。不但要把劉歆馬融鄭玄的古文學打倒。也還要把周孔以前的書史統統目爲偽造。給了一筆勾銷。連孔老先生所盛稱的中國四千年所崇拜的唐虞堯舜都說他是並無其人。是孔老先生想託古改制而虛構的。這樣一來。孔老先生傳統二千年的學說。居然有些被他搖動。雖然還有篤信好古的老先生。斥他是無稽之談不根之說。可是他的這種議論。已經散布得很廣。一班青年好奇的學子。大多數的給他的奇聞的議論散動。個個想東施效顰。疑古史。疑古文。成爲近時大學講本國文學的一種流行時尚。當初孔老先生站的立場。是個中庸。經了許多異端左道。歷了二千多年。沒有能打倒他的魔力。不料這康長素生在二千年後。竟想拿他的奇聞打倒孔老先生的中庸。不管他的立場對不對。害人不害人。但是他的立場不爲不高妙。只是穩固不穩固呢。還看看有沒有後來居上的罷。我想一個人人生在這邪說橫行的時候。第一要自己腳跟立得定。要自己有主宰。千萬莫跟人亂跑。再要有頗撲不破的主義。發布出來。但可以轟動一時。還可以流傳久遠。所謂不朽的盛業。看你自家去做罷。

x x x x x

讀馬占山反正電感言

天 渾

馬占山投降日本。參與偽政府組織會議。因部下不服號令。爲日人所執。幸得逃往俄境。遂通電全國。訴其不得已之苦衷。予讀之而深有感焉。馬占山孤軍力戰。嫩江橋一役。海內外同聲讚歎。譽之爲中國英雄。後雖因於無援。然義不可不死。不死於戰。而降于寇。不特損黑軍之名譽。抑且喪國家之光榮。雖然。彼坐擁重負長鬪之責者。視馬占山之曾經血戰。猶多慚色也。馬占山苟圖晚蓋而續前功。今南滿雖失。而北滿猶存。而可作最後之奮鬥。以掩其咎。若徒託諸空論而始終諉過於無援。試向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之處境。又何以異于馬占山乎。

人的立場(二)

特約記者

暴冠憑陵禍中國。農工恐慌禍世界。道德破產禍人類。處二十世紀地球上爲中國。人思所以卓然自立。殆莫甚乎其難矣。吾人謀自立的。其要者不外乎生存與進取。所以謀之之術與其功效何若。胥視乎聰明才智之優劣。而所以濬其聰明才智者。則不外乎學。學也者。人所以植其自立之基礎。培養鞏固其立場者也。然而時至今日。學豈易言哉。文周孔孟程朱陸王蘇格拉第柏拉圖笛卡兒培根諸聖哲之學說。燦然如日月八大行星之麗於天。吾惡乎升其堂而嚼其哉。黃老釋迦耶穌諷罕默德諸宗教家之精詣名言。森然如喜馬拉雅愛而勃羣峯之峙於地。吾惡乎涉其樊而窺其奧。禹皋伊且蕭曹房杜嘉富爾格蘭斯頓俾士麥克倫孟梭梭經給邦國之幹略。吾惡乎其師而宗之。太公孫武白起王翳淮陰侯霍驥李

衛公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戰戰攻取之方。吾惡乎其法而則之。莊屈馬班李杜韓蘇荷馬莎士比亞歐文迭更司託爾司泰之屬辭摘藻。吾惡乎其會而通之。公輸墨霍瓦特富而通司蒂芬孫華拉兌愛迪生馬可尼之發明機械爲勢力。吾惡乎其踵而新之。扁鵲倉公華陀華森李士德派司脫之闡明醫學造福人類。吾惡乎其精研而光大之。歐几里得牛頓愛因司坦之創制形學物理後起者從而辭難吾惡乎其折衷而訂正之。聖西蒙馬克思列寧之標榜學說。或且建爲事實。吾惡乎纏糾其短。華盛頓凱末耳柴摩拉之以弱抗強爲肇造時勢之英傑。吾惡乎采擷其長。學之可以培養鞏固人之立場者至夥。而吾人之精神才力有涯。執其一科以造乎其極。胥足以異庸衆而軼羣倫。是亦在吾人之能自得師而勇猛精進耳。冠敵之陵駕也。社會之不安邪說被行之並作也。其禍亦不過擾擾一時。吾一人能自定其立場。確乎其不可拔。負乎其莫能加。則人人之取法于我者必衆。人人各有立場也。患在莫能守而願乎其外。乃終喪其所固有。而天下乃囂然以不靖。使各保其立場而不出其位。則世界亦已安矣。何禍之足慮。

筆記

異辭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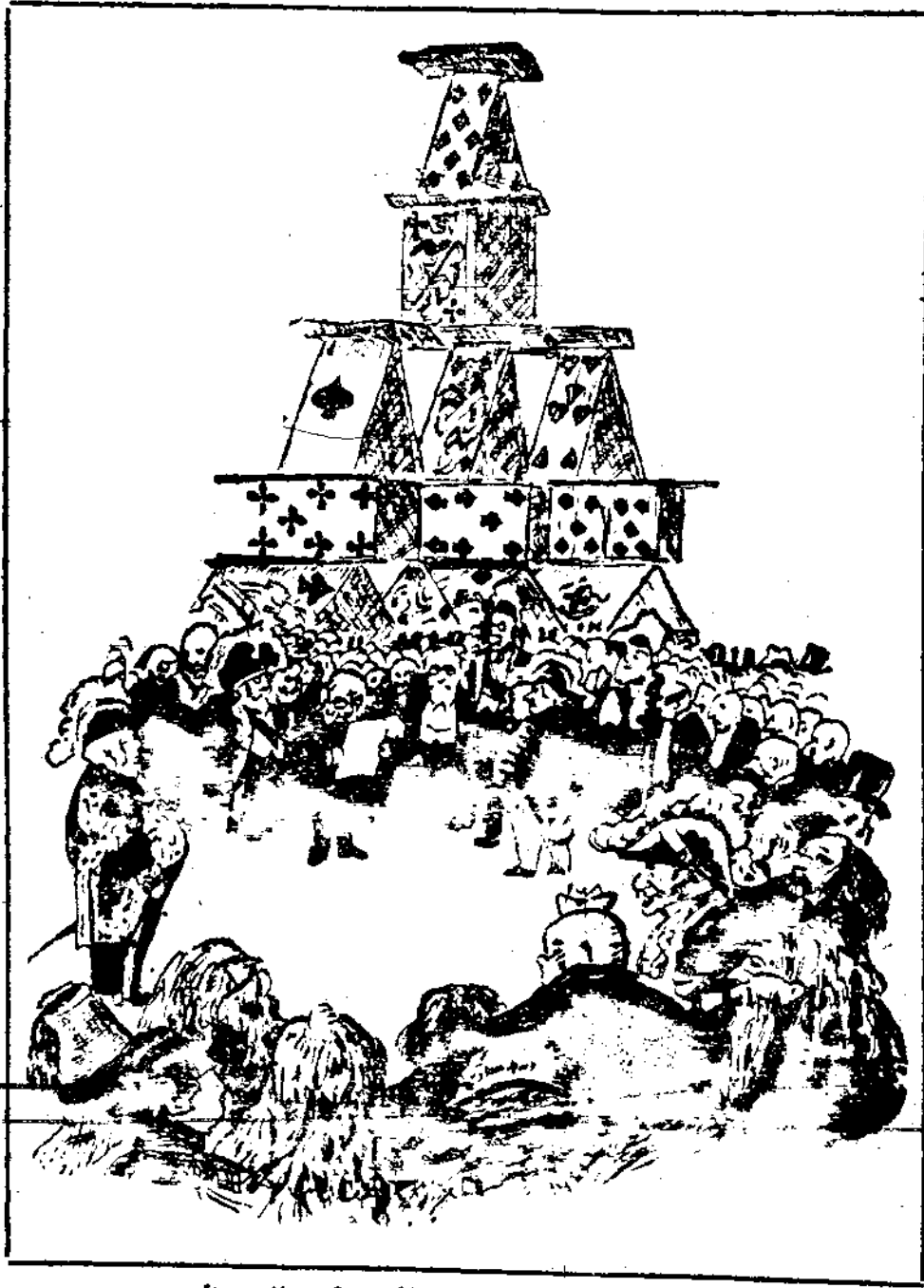
遠碧樓主

和議既成。慈聖願欲根究主戰者之罪。以高陽老成。且爲穆宗師傅。不疑之及。意專注於常熱。吳大澂已復任而尋免。注鳴變突照被譴。俱常熱里黨。其時帝眷未衰。猶爲曲諒。故僅披其枝葉。而未傷本根也。常熱當國既久。以古大臣自勵。頗不悅於維新異說之驟起。

力諍於上前。至稱康有為之才。勝臣十倍。正負氣之語。情詞切直。更失帝眷。故歸田里。慈聖重臨城者。撫拾前說。以辭害意。遂獲廢職。然慈聖隱痛。在于甲午戰船之首。一日兩詔與吳大澂。異案同罰。尤見微旨。帝既親政。朝廷大事。慈聖本不與聞。甲午戰役。固知其必敗。苟不遽至於亡國。猶忍弗計焉。則下此者可知已。

光緒己亥十二月已酉。詔立多羅端郡王載漪為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下詔之日。召見朝臣於文華殿。六部九卿咸與焉。諸臣畢入。太后先言曰。皇帝有旨。帝乃出詔書於袖。樞府領班禮親王世鐸捧之而下。其時

惟一二要人知其事。餘者默然而已。既出。羣趨禮邸就觀。隨班者衆。秩次頗亂。徐小雲侍郎取詔書於禮邸之手。朗誦一遍。聞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國子立為帝。而本生父以天倫之愛。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酷實王為始。王當國十餘年。所設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餉。以固本也。興辦園工。以希寵也。大練海軍。以強國也。李文忠公為致書各省督撫。膏取土木之資而猶不足。則盡移海軍經費而用之。戶部希旨奏定。光緒十四年之餉。不購軍械七年而至庚子。日本開釐。戰艦巨彈。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較小者。大東溝戰役。情見勢絀。距酷邸之薨已四年矣。後十餘年。端邸子立為大阿哥。參預朝政。引用拳匪。欲一舉而蕩平八國。釀成大禍。又十餘年。酷邸子立為帝。獲封攝政

國 際 聯 盟 大 會 之 形 色

至。儼然人主之位。遂傾其宗。清末之帝。皆以近支入嗣繼宋明之失。諱言尊崇為生。而假以政柄。其弊抑又甚焉。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禮。兼錫之都

最近各國之軍備統計

陸軍	大海艦	潛水艇	飛機
法 二千五百萬人	美 廿	美 一百七	法 二千三百五
意 一千三百八人	英 廿	法 廿九	美 一千七百五
日 二千九百三十人	日 十	日 廿七	日 一千六百五
英 十四萬四千五百人	法 九	英 廿六	意 一千五百〇
美 十三萬九千九百七人	意 四	意 廿六	英 一千四百五
(中)約三百萬人	(中)〇	(中)〇	(中)約一百隻
軍費			
美 七〇〇,二〇〇,〇〇〇元			
英 五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法 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元			
意 三三一,六〇〇,〇〇〇元			
日 二六〇,六〇〇,〇〇〇元			
(中)無精確統計			

統。時主講會輔堂出試題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弟子某主講通州書院。同時出試題云。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住。皆有弦外之音。抑統講學。高陽東海欽服。甚至兩相科第。遠在其前。書札往來。輒自稱後學。傾倒甚至。本朝理學名儒。都統為最後一人。受其感化。只北方學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為多。故建儲之策。與有力焉。

舊制親王無執政者。成王在樞府。本是特例。自太后臨朝。以懿親為輔。恭禮兩邸相繼為樞府領班。始成為故事。然光緒十二年。訓政期內。禮邸自請開去軍機差使。以符定制。其後二年

。德宗親政。禮邸又辭出樞府。請歸復舊制。雖溫旨慰留。仍於舊制未敢擅更。輒委之數年以後。及慶邸入直。遂終清世。沿以為例。

甲午之後。各國使臣。皆彼中一時之傑。利于彼必害於我。自不待言。英使寶樂泰。法使施阿蘭。德使海靖。俄使使巴布羅福。尤稱魁首。漢越邊界。簽約之日。恭邸取閱北圖。施阿蘭強取畫諾。及章京以圖進。悔已無及。不特蹙地萬里。並稱甸甌脫而亦棄之。寶樂泰大哄。予以野人山。乃已。是時總着大臣匪惟弗悉敵人趨勢。即外人之性情禮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為侮而在彼不覺。在我以為禮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見譯名曰。海靜。恭邸曰。君來尋好。而名旁有爭音。非佳象也。吾為君留靜之。在青為音而加立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悅。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悅。以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譯音之字。外人說之何足載重。徒費口舌而已。未幾各國使臣入覲畢。隨行者循廊而退。海靖往自階下。敬信挾其臂。使從行。海靖奪臂去。奏賓中有從之者。於是朝儀大紊。總署諸臣。憤海靖無狀。擬問其罪。南海張樵野當道。不許。旋德使館來書。責敬信失禮。事聞於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氣益張。卒奪膠洲灣。自此而後。譯署聞海靖至。幾於談虎色變矣。然德取土地。藉口於教案。俄與我有密約。繼索旅順大連灣。巴布羅福措詞為尤難。而亦如其欲。故當時說者言海靖以剛。巴布羅福以柔。及其成功。則一也。

慈聖三次臨朝。榮祿剛毅入相。榮祿簡為武衛軍帥。宋慶勳士成袁世凱董福祥各帥隸馬。剛毅奉使兩江兩廣。清查外銷各款。悉使報部。供給軍用。京師為之語曰。榮祿練兵。剛毅籌餉。猶是外人揣測之詞。兩相同直。勢不相下。特假寵命以出剛相於外。兩江方畢。兩廣電旨即下。兩廣方畢。剛相拜表即還。亦知

遲則有變也。

南海張侍郎。久爲李文忠公門生下吏。外簡公使。內擢卿貳。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員出身。而吐屬風雅亞於詞林。臨事明敏。鄰邦人士。咸樂爲歡。兼權譯署。居高而愈見才。歲久而益習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親。侍郎攬權有年。不能復讓。遇事把持。文忠或猶未允。輒曰。吾師過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顧。文忠無如之何。吾鄉吳蕙吟侍郎。同在署中。名位相掎。偶批一稿。張侍郎見之。大咤曰。誤矣誤矣。吳侍郎爲毀所批而後已。戊戌政變。先以英國借款。受臺諫攻擊。幾至籍沒。慈聖聽政。與康黨諸人同捕入獄。嗣以查無實據。幸免駢戮。然侍郎爲德宗弄臣。曾有進呈洋貨一單。爲慈聖所見。終不憚意。遣戍新疆。瀕行之時。上書文忠公乞哀求救。蓋悔之晚矣。

南海張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虛驚二次。是歲端午日。慈聖召見左翼總兵英年令。傳諭步軍統領崇禮云。張蔭桓有查辦事件。著先爲預備。英年奉詔。使提騎先至錫拉胡同待命。崇禮與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詔下。于是侍郎家室得免驚擾。是日。慈聖駐蹕頤和園。召見慶邸。剛毅廖壽豐皇上侍側。太后問曰。張蔭桓遇事專擅。彈劾者衆。爾等有所聞否。壽豐曰。總理衙門。惟蔭桓一人稱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聖怒曰。若蔭桓死。將如之何。皆莫敢對移時。慈聖色稍霽曰。予知蔭桓能。所詢者。專擅之跡耳。壽豐曰。蔭桓在總理衙門。遇事有與同官商者。有徑自決者。蔭桓與外人私交。往來行蹤詭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顧謂上曰。皇帝其嚴斥蔭桓。使知警戒。翼日。蔭桓先至軍機處看參摺。旋與軍機大臣同召入見。蔭桓爾陳辯。上諭之退。得免罪。八月詔捕康有爲日縱騎至錫拉胡同。直入張侍郎家。搜尋有

爲不獲而去。鄰人不知。咸疑爲抄沒。或作諺之曰。事不過三。殆將及矣。翼日捕康黨六人。廖尙書擬旨。兩聖閱畢。久之始下。蓋上意向躊躇也。是日。慈聖問田伊藤覲見。何以爲贈。上以寶星對。慈聖曰。務選其精者。令張蔭桓爲之。若無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擊問。至提署。復交刑部治罪。

詩詞話

詩詞話(續前期)

幼全

其八云。一角江城恨未消。長懷楚澤佩芳椒。中原旗鼓聲先震。半壁金湯土竟焦。蜀郡祠堂村舍祭。趙州人士酒杯澆。當時媿乏蚍蜉救。投開何須解客嘲。(原註江忠烈守盧城。余隨同援軍集練協勦。)其九云。死者已矣存者散。故園惆悵不勝春。諫爭袁盎新承召。坐嘯孫登樂守貧。(原註袁午橋太僕內召。孫引恬比部因事被議。皆三年春奉旨回辦團練。)往事悠悠同逝水。諸公袞袞共扶輪。杜陵流落江湖久。老向人間逐後塵。其十云。蓬萊弱水路三千。獻賦長楊幾見憐。駿足樂羣羞豆棧。蛾眉傾國怨華年。空談玉塵真多事。小試鉛刀不值錢。廣武登臨無限量。愁看直北舊山川。此章殆自寫其薄宦京華懷才不遇之慨。其隱痛最深惟心泣血之作。如其十一云。况瘁椿庭隔九泉。沉沉寒日墜虞淵。錦囊未敢忘三矢。蕙篋何曾名一錢。江表伶仃悲弟妹。墓門荒寂贖園田。海枯石爛心難死。遺恨空將淚雨填。文忠封翁愚荃光祿。官而曹多年。曾主提牢廳。遇獄囚有思。待人亦誠坦。倡修廬州會館。勸捐多遣人白眼。有年家子某父爲外任。光祿向之募百金。某不可。且詬之。他日光祿復造門而請。謙婉如平日

。某意爲之解。且自慚。卒捐百金。此事先大父當日在都目睹。嘗稱光祿之盛德服人有如此者。有謂呂文節之奉詔出都也。光祿亦躍躍欲試。遂與之偕。及敗。光祿憤悔交集。方盛暑。飲酒大醉。遂卒。錦囊三矢之句。文忠辭壯而旨哀。蓋謂光祿因師婚而死。敵寇爲不共戴天之仇。已尤抱終天隱痛也。其十二云。樞帥忠誠上格天。春明問字十年前。文章壇坫驅今古。氣象滄溟罩萬千。感憤江湖彌抑抑。腹藏兵甲亦便便。出師再表爭形勝。知在龍蟠虎踞邊。本章稱頌湘鄉。且明其夙有師生誼也。其十三云。間關杖策夕陽紅。碌碌平原十九中。春繭吐絲偏自縛。凍蠅鑽紙總難通。籌邊無術追王朴。從事多才盡馬忠。舊雨開尊重聚首。未妨磨礪命終窮。其十四云。樓艦破浪用如神。天下安危寄此身。快馬健兒爭入手。嫺姚車騎豈無人。腐儒本欠封侯相。未座宜充較射賓。脾肉漸生豪氣退。無家莫更厭清貧。(原註一作要除煩惱莫嫌貧。)以上二章。多王彙依人之感。蓋英雄未遇時也。其十五云。何郎一紙報平安。冰雪詩篇背俗看。春草淒迷思北渚。秋墳哀豔唱南冠。巨時且制新亭泣。涉險懸知蜀道難。聞說江皋弔袁術。暗風吹風打窗寒。(原註太守昨有書並示所刊詩集。爲言袁厚安同年殉難閩中。)其十六云。方召桓桓軼盛周。壯遊抵掌偏諸侯。南飛烏鵲爭依樹。東去蛟龍欲順流。謀國裴公勸遠略。庇人白傅展長裘。投戈喜見昇平日。蝦菜煙波一舸收。未幾文忠以一旅入滬。從此勳業爛然。再戰平捻。遂爲黑頭宰相。淮軍之名震天下。以視在湘鄉幕作此感事時。寒燠何啻天壤。人生世上。未遇其時。英雄豪傑亦無如之何也。

鄉先達劉文莊公。亦起家翰苑。爲中興名臣之一。公未遇時。詠壁上畫武士詩云。空有鬚眉鮮肺肝。紙糊泥塑儼衣冠。赤眉銅馬滿天下。竊笑諸君壁上觀。蓋當時咸豐初寇氛惡時有感而作。

。然亦可見公之懷抱矣。

小說

長篇小說 長安新夢記(續)(版權保留) 請勿轉載

天白

第一回

長安城夢境說開場
太平郡官衙驚異兆

二十幾年前。蕭太守還是做公子哥兒時代。他的封翁也是科甲出身。而且是幾十年前。婦孺皆知舉國豔稱的狀元及第。這位狀元公讀書的時代。可還是我國極錮閉的時期。一般人們對於科甲的尊榮和神權的煊赫都迷信得厲害。但是那時全國表面上。却是有一種昇平景象。社會上很瞧得起讀書人。想上進的都極力巴結去念書。所以蕭狀元雖是家道清寒。他的父親又去世得早。他的太夫人冰霜勵節。還能課子讀書。蕭狀元到了八九歲時。便能做短篇文章。恰巧前村有一位坎塹名場的老秀才。學問倒很深遠。在幾間茅屋裏。教幾個小小蒙童。蕭狀元十歲時候。便在這位老秀才的門下做了一員門生。每日早去晚歸。到了黃昏日落。太夫人總倚闥而望。在那暮色蒼茫之中。遠遠瞧著。她的孩子挾著書包。從那對面叢薄裏遠到田塍上來。前面總好像有一對紅紗燈閃閃爍爍引路似的。那太夫人心中雖然奇怪。却也不告訴一個人知道。只是有一天晚上。蕭狀元回來比較得遲些。天色已黑下來了。太夫人站在門首。十分着急的當兒。蕭狀元已走到跟前。叫了一聲母親。太夫人倒吃了一驚。便問他爲什麼回來這樣的晚。可是犯了學規。還是路上碰見了什麼。那蕭狀元給他母親一問。便老老實實的告訴出來。原來前村口有一家小小茅店。他走過

店門時。那店裏當中擺着一張粗木桌。桌上早已點着一枝小油燭。坐了五六個人。男的女的都有。有一個年老的。看見了他。便跑了出來。一把拉住他進了店裏。只見一個中年短衣的男子。愁眉苦眼的。坐在旁邊。還有一個二十多歲姑娘。衣服很襤褸的。滿臉的淚痕。站在那男子的旁邊。桌子上首却坐了一個怒目金剛似的穿長袍子的大漢。那老者便端了一張椅子。叫他坐下。然後拿出一張白紙。和筆墨。放在他的面前。原來那中年男子欠了那大漢子利上加利幾十串制錢。沒法歸還。經那老者調停。只好將他老整作抵。要他代寫一張賣契。他搖頭道：「我不會寫。那老者道：你總會寫字的。我念着你寫。便恐嚇他道：你要是不寫。我們是不給你走的。他沒奈何。只好提起筆來。照那老者所說的草寫了。便跑了出來。那老者還趕上他。在他的衣袋裏塞了一百大錢。他說完時。他母親更是急的了不得。便喚了他家一個老僕人。跟着蕭狀元趕到前村店裏。那些人幸喜還沒有散。他走進前去說道：我剛纔寫的一張紙上。錯了好幾個字。我想起來了。趕快跑來。替你們改好。別要誤了你們要緊的事。那坐在上面的大漢。便從荷包裏掏出那張紙。遞給那老者。那老者拿着紙問他道：那個字錯了。蕭狀元道：你給我看一看。那老者便遞與他。他越個冷不妨。便嗤的一聲將那紙扯碎了。那大漢和老者急得要抓他時。他已跑出門外。將那一大錢向門內拋了一地。他的老僕便對那老者發話道：郎保正。你爲什麼逼勒着我家的小主人。替你們寫這種東西。你要是再橫蠻時。我可要去請村裏老先生出來。評評理。那保正自知理屈。也就罷了。蕭狀元回到家裏。他的太夫人。還罰他跪了半晚。連哭帶說的教訓了無數的話。那蕭狀元給他的母親這一頓教訓。後來便成了一代清硬儒臣。到了第二天晚上。他走出前村一帶蒼涼的時候。便仍然有一對紅燈籠似的引

他走上田塍上了。後來果然撥了巍科。中了殿撰。這一段神話似的流傳到今。在如今打破科舉和神權的迷信的時代。這話也和帝制的階級一般。早已取消了價值。但是在個舊時代。這位太夫人的義方母教。也就很不容易見了。那蕭狀元乘的母教就很想做一個有人格的讀書人。他金殿傳臚時候他的文章風度。很受了當時那一朝皇帝賞識。曾告訴他的皇太子道：朕替你物色一員好宰相了。那曉得旁邊有一個大大奸臣申太師也想要結識他。那時皇帝春秋已經高了。一切大權都在這個奸臣掌握。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不拜投在他的門下的。蕭狀元廷對時候。申太師雖然不是出身科甲。也是一位閱卷大臣。蕭狀元謝恩領了瓊林宴之後。少不得也去謁見申太師。申太師一見了他的名帖。歡喜的了不得。便登時傳見。那蕭狀元心鄙其人。却也崖岸太過。見着申太師時。竟長揖不拜。那申太師雖然有點怪他。却還想籠絡他。略談幾句。蕭狀元便告辭出來。從此便絕跡于申太師的門徑。一年三節。連太師的千秋壽誕。他都不來投個帖兒。申太師這一氣非同小可。可是他很他極了。只是那皇帝嘴裏頭。還有時稱讚着他。那太師可也一時不能下手去害他。那知蕭狀元災星照命。那時南洋爪哇國王。還受天朝封號。那老國王薨逝。世子告哀奏章到了。中朝照例要派兩位使臣。去敕封他的王位。申太師便奏保那位蕭狀元做了一員冊封正使。還照例賞了他正一品麒麟的補服。照表面看起來。是榮耀極了。那蕭狀元奉了這道詔旨。雖然信着事君致身的舊信條。却也把七魄三魂。嚇着一半早到爪哇國去了。原來那時汽船還沒有通行。從中國到爪哇。是坐帆船去的。那航路上又相傳有落際的危險。一碰着可是沒有生還的希望。尤其他的太夫人。正害着病。可是那時專制的十分厲害。王命在身。一刻不敢逗留。便碰着心腸上路去了。不到一年。那蕭狀元到也生還中國。

只是他的太夫人。却已駕返瑤池。狀元縱是搶地呼天。也無及了。不久那朝老皇帝也就龍馭上賓。新皇即位。便授意朝臣。把申太師參了一百〇八條大罪。革了官爵。抄了家產。下在刑部監裏。照這位太師的家產抄起來。可算得亘古沒有的。原來他的昧心積聚贓物。竟有幾萬萬之多。那新皇一道詔旨。統統收入內庫。可是他的性命。也不能輕輕放過。只說因為他侍從先帝多年。加恩賜他一個自盡。那蕭狀元大大對頭丟了。從此便可以步步青雲。但是他自從復命回來。遭了母喪。抱恨終天。對於做官的興味。十分消極。滿服之後。遞了呈文。請掌院學士代表。那新皇一看。想起來這蕭狀元。是先皇賞識的人。文章很好。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才如何。不妨先放他一個外任。去試試他再說。登時降道諭旨。簡授他做了一員太平兵備使。那兵備使衙門。便在太平郡治。蕭狀元謝過恩。便帶着家眷上任去了。那太平郡地方。是個有名的風景所在。前人有句詩說的什麼。謝眺青山李白樓。都在郡城不遠。本來江山秀麗。加以詞客登臨。留着勝迹。這太平兵備使一缺。便變做章應物的蘇州刺史白樂大的杭州太守一般。有些令人留戀着此間樂不思蜀了。何況蕭狀元是一個清高拔俗的人。嘯傲江山。差不多斷了京華塵夢。但是對於做官一事。不很巴結。上司看他是一個特簡來的。原不好輕易動他。但是因為他疏懶。也不替他保荐。那皇帝日久事多。而且不一定要請他去做宰相。也就把他忘了。他在太平任上。一做便是二十年。他有兩位公子。都已經讀書上進。一舉成名了。蕭太守便是他的第二位公子。少年英俊。表表清才。尤為狀元公所鍾愛。授室以後。還隨官在太平使署裏邊。那黃夫人本來明詩習禮。也很得堂上的歡心。琴瑟之間。尤其十分和睦。他倆所住的是衙署的兩偏後進。有一座小小的花園。園裏樹木種得最多的是素白千葉桃花。春三

二月盛開的時候。好像一座素錦城圍了三間精舍。便是蕭太守夫婦住房。靠東一間。做了臥室。當中中間。他夫婦作為起居談燕之所。靠西一間。蕭太守做了自家書室。一帶後房。丫環僕婦們住着。這所在是十分清雅宜人。他夫婦倡隨樂趣。也就算得是如花美眷了。這年黃夫人懷了一塊愛情結晶。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見着家裏的人。膨着肚兒。總覺着有些靦腆。他翁姑十分憐愛。念切抱孫。到了臨產前幾個月。便囑咐她不必到前面來請安。就是花園裏也妨青苔路滑。輕易不要走出房門。那知道這樣一道戒嚴命令。倒給黃夫人受了大大一番苦痛。到了臨盆時候。收生的穩婆不用說的早已喚來了好幾個。七手八脚的忙了幾陣。那黃夫人腹痛。雖然痛得緊。可是小孩子老不下來。全內衙的人統統慌了。蕭太守仗儀情深。看他的夫人這般痛苦。除了遵依他父母的教導。當天焚香求神拜佛之外。幾乎把根本的節制生育的話對天宣起誓來。可是人越着急。那小孩子越下得慢。像這樣慌亂着一天兩夜。那產婦已是危險萬分。蕭太守急着痛着。更是糊裏糊塗就是房裏伺候的人。在那夜盡更深時候。個個是神思困倦。那時正是三月將盡綠葉成陰時候。幸喜天氣已不大涼。但是樹木陰森。茜紗窗上曙色。好像格外難透得進。那時百舌鳥還未叫曉。萬籟無聲的時候。那近窗的樹葉。斗的簌簌響了幾聲。那通明間的門上掛的淡紅夾紗簾。好像被曉風朝裏一鼓掀了起來。那紅木檯上兩枝紅燭兒。閃了一閃。坐在房門首矮凳子上面的一個粗使大丫頭喚做阿青的。呵呀的。聲。站了起來道。大姑太回來了。這一句話不打緊。接連聽得哇的一聲。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第一回完)

雪夜人影

谷月

在一個極寒冷的地方，有一塊上千里的樹林。（這或者是說得太多不過實是在一望無際。）樹林旁邊，都是浩浩的黃沙和崎嶇的山谷。旁邊雖有不少的河和泉水，可是每年沒有個把目的不凍的。他這塊地方却也有一些特殊的事態。別的西比利亞地方，每年總有三季是落雪。可是他那裏有雪的時候很少。他們有雨的時候也很少。差不多可以算成年遇不到一場大雨。在春秋冬三季，簡直遍地都顯出風霜枯燥嚴酷的景色，好像別的地方極冷時候的情形。水當然是沒有了，可是居住在那地方的人，却有他特別保溫的方法。這天然防衛的力量，使得羅門諾夫皇室沒得方法去勦滅他，明知道是將來的大患虛無黨住在其內。

說到這殘忍惡毒的虛無黨來源，却也有一段可憐史。他們從前是極馴良的百姓，受了俄羅斯皇族的壓迫，不得已略略起了些反抗，都是被充軍到這冰天雪地，渺無人烟的地方，來到了這地方，復被當地的奸惡官吏虐待。他們一個個含悲忍怒的避到只座樹林裏來。經過幾十年的經營，他們才造成今日的霹靂驚天的勢力。大概是在一千八百多年，一個俄國大臣，因為力練皇室不應奢侈過甚，被那惡力山大皇帝殺掉。他的兒子狄可夫，眼看着他父親含冤而死，沒得方法去復仇，久已蓄恨在心。有一天他聽到在西比利亞的北地尼古納河的東首，有蓄志復仇的虛無黨人在那地方潛伏著。他不避艱險，爬山越嶺的，來到定堡。（在尼古納河岸口。）可是他始終沒得方法去投入黨。他在定堡住了一年，打聽虛無黨的消息，注意考察定堡的形勢守備。說到定堡這個城堡，實在造得險要非凡。他夾在兩山的當中山勢也極其雄峻。離開定堡西面，有三十里路光景，有一座極大的城池，橫隔著洒利安河。他的東門另外造著兩個小堡。因為這個莫亞城，實在無險可守，纔築成兩座護城堡的。再望莫亞西去的二百餘里，就是

莫斯科。是從前俄國的都城。狄可夫在定堡住了一年，實在住得厭了，他有一天溜出了堡門，向著樹林走出。他不問三七二十一，一直走了進去。他在小山中迷住了，不知向何處去好。他正在躊躇怎樣進去的方法，他突然聽見很遠的地方，吹來一陣哭聲。他於是乎不由大路上走，他從荆棘亂石當中連爬帶躍直向這哭聲走去。他走了好幾里路，等到他站在一排木屋的前面，這哭聲是從這第七間木屋裏發出來的。他很快的走進門。裏面一共有五個房間，黑黝黝的並排列着。他仔細偵察了半天，纔分辨出這最沒一間屋子裏，還隱約有些啜泣的聲音。他走到這屋子跟前，窗洞口張了一張，不禁大怒，奮勇的推開了門，一把將那黑臉的男人拉起，來順手就是兩記耳光。這個男子被他打得莫明其妙。他立定了一看，反望他冷笑一聲。「哼，你能到此地來嗎？」他接著又大喊了一聲，「械……械……」外面立時去了許多人，手裏也有拿刀的拿手鎗的，一擁而進，將狄可夫捆了起來，傾出去，送到樹林裏。這黑臉的男子名叫羅庭當時叫人把他綁在一顆樺樹上，舉起鎗來，要把他鎗斃。

藝林

讀近人集雜詠

寄翁

一片晴雲太華頭。逍遙神已與天遊。禪心擬似風無影。詩膽清於月際秋。中散形骸原落落。王官泉壑自休休。蕭然梅竹當雷首。老去冕裘願未酬。（吳蓮洋）

避仇山澤逐衣繻。疏證羣經獨命時。好辯是非原名具。特才言論任微疵。書成隻眼空今古。曲譜哀音浹髓肌。座客探拳妻醜骨。

一生磨難到期國。(毛西河)

與噫人書此君馮姓。涿洲人。快雪堂舊家子弟也。

自來鄴中。數彌月日。青春晚晚。朱夏云徂。淨甍忽淒。羈人乃覺。日在西隅。懷我良儔。不可合併也。伏展手書。罄款稽昨。久不報足下章者。顧若闕然。幸毋爲過。入秋店移疊厄。兼耳目所寓。怒焉寡歡。思欲罄衷曲。竟咄咄無一字也。嚮以爲此文物之邦。實僚據屬。必有選者。及今而觀。詎謂然耶。問胡牀於何處。覓廣座識卿。昔聞其語。今無其倫。閒涉遐想。輒諭荒波。縱其所之。既倦而歸。斯時斯境。謂西園清夜。南皮勝遊。使逢其會。當可叨與追隨。心之所期。亦頗自娛。過此而言。不憂者。蓋無虛日也。嘗憶子桓之論。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况足下與僕。三十之年。忽焉至矣。出處艱危。事異情同。僕之所深悉也。然亦有不能企及者。足下多難屢遭。移家穎水。閉關掃軌。奉毋間居。小築避債之臺。時來問字之客。僕少無譽聞。長而羈貫。門庭蕪穢。日見替凌。無繼近暮功。惟瑣瑣媼姪。既已雜處州閭。亦皆視如秦越。非可以欣戚關也。足下諸弟。雖復奔役於外。饋鵝勞他日之歸。蠟鳳奪少年之嬉。蓋能自活手力。無猜耦俱。門內怡怡。率爲家壻。僕之昆季。豈曰能之。是何敢望於足下哉。計僕比年之間。挈挈而東。役役於西。今復來此河朔也。負米不足以養親。勞薪不足以藏拙。屬聞大母。羸病扶床。家書之來。恆惴惴不敢開視。此在客中。深用憂懼。而家事之凌雜。目前已支絀萬狀。萍水時來告虧。宗鄰復形怨譴。以是負疚。殆欲成疾。不肖之過。去又何郵。足下弱妹季弟。未成婚嫁。皆宜盡禮。用副堂上之心。是則不免代爲躊躇耳。前承爲大母。覓貽美楨。專便奉直。當不以鯁齟而

發榮者。書不盡意。伏惟珍圖。

與孟容書此君婁姓山陰人。工畫蘭。兼善鼓琴。年甫三十卽逝。

住在君外兄關陵蕭子所。嘗闕往還簡翰。屬辭雅令。比事不羈。密爾而娛。心儀有日。不圖上春交臂。秋至復面。竭來如寄。心顏不狎。昨於子雲齋中。猶見教尺道憶鄙人。慎墨安厝。竊惟足下閉戶自精。連墟弗謁。匿其穎鏡。斂步英華。擯彼山筍。閱微殘竹。憑襟而鼓。琴坐夕。寫韻則轉蕙承風。昔張思光自道其孤神獨逸。君差爲得之矣。而僕備隱平皋。形儼散木。既鮮素心之輩。復在滅跡之郊。豈不欲與默儔命侶。亦皆情塗狷隔。寡聞莫匡。意者。非足下未可質所詰乎。脫蒙不遺。得拜瑣書。其貺猶多。

江淮客次雜詠截句

庚 峴

拓館淹留物候新。年夷花發柳精神。無端鮑老懷孤趣。空向蕪城賦冶春。
淮成荒寒水一隈。片飄時帶夕陽來。樓臺殘雪東林寺。獨向山僧乞早梅。
知含春氣是林禽。曲折煙隄恣意尋。最好風光添畫藥。倚虹橋外柳如金。
筍鞵桐帽竭來輕。翦翦春寒恣放晴。客惠清明渾不覺。溪南獨住子雋聲。
臨春結綺久荒蕪。澹粉輕煙擬畫圖。十四樓頭楊柳月。消魂夜夜有鴛鴦。(金陵十四樓明洪武初年所建舊址湮沒無可追尋輕煙澹粉皆十四樓中題額也)
山暉水媚染吳裝。芳樹嫣然襲玉香。怕寫江南金粉地。最堪哀贖

是斜陽。

煙蘿旖旎蔭侯鄉。笛步青谿問野芳。細閣水窗春正曉。賣花聲裏聽鶯簧。

雲屏宛轉見嬌嬈。香鴨燈晷負昨宵。一樹梨花寒食月。簾櫳西畔轉魂消。

池閣風輕乳燕飛。落花如雨恨春歸。舊家自屬王郎韻。散幘斜簪白袷衣。

櫻花開落雨絲絲。三日莓苔已滿墀。只是玉驄人不到。箇兒深鎖遠山眉。

人家溪上縛籬門。煙柳空濛雨氣昏。恰有新荷纔貼水。吳娃箇箇弄珠痕。

如花美眷鏡中人。楚舞吳歎白紵新。風雨年年鶯燕侶。畫筒遍寫六朝春。(以上往事無限低徊)

桃花春水滿溪節。芳草斜陽駐馬時。誰識秦川年少客。白頭猶製曲江詞。

情塵風絮悟禪牀。書視平安兩鬢霜。織錦坊西清影月。幾人踏舞桂枝香。(末二絕皆言近况殊有不堪回首處人事滄桑曷勝感慨)

燕南雜錄截句六首

迢迢問訊北來魚。公幹漳濱有故居。休道後車文采盛。白宮風月夜應虛。

雅憶城東射雉人。彎弓盤馬賦青春。蕭蕭合在江南渚。大道朱樓真惹塵。

甯馬園林得地偏。獨於水竹有幽緣。那知溫洛承平叟。甲第雲連壑自專。(溫公獨樂園遺址。在共城。本檀水竹之勝清未諸顯宦多在是處治第。)

片在韓陵不可尋。才名千古重知音。我來醉酒山人墓。羨有賢王好客心。(明七子詩人謝茂秦榛墓在鄴下余僑居鄴下。偶葺茅亭。名爲謝亭。志卿墓焉。)

何須一舸泛鴟夷。別有風懷差可追。老我一筇煙水癖。高秋獨上魯連陂。(濟下有錦秋湖即魯連陂見王新城詩集中)

烽煙蒿目送春殘。避地權棲管幼安。領取閒閒桑者意。青山無數過牛欄。

金牛古刹

石 芙

去吾家約二里。有山曰金牛。兀然孤筮。爲色治迤北之高山。過此則悉爲平阪。

山之最高處。有石塔一。建於吳赤烏二年。圯於清康熙十八年。遺址大石傾陷。慨然窪然。若垤若穴。凹深尋許。寬廣五六丈有奇。履其上可以南瞻潛嶽諸峯。聯如翠屏。北矚巢湖。煙波浩渺。如在衽席之下。土人不知底蘊。相傳古時有在此掘金牛者。

牛遁而跡常存。事殊荒唐可笑。亦齊東野人之語也。山麓市廛羅列。魚鱗相比。大河灣環。屈折如龍蛇。每當夕陽在山。光照平陸。則見炊烟繚繞。溪水激洄。與山上蒼翠欲滴之松嵐。相映若畫圖。故遊蹤蒞止必徘徊竟夕。始得飽領其逸趣云。

山半有古寺曰離相。據碑誌所記。蓋建于李唐之中葉。迄清乾嘉間。香火猶盛佛像巍峨。紺宇燦爛。僧徒繁衆。松篁交翠。與邑東之實際寺。邑西之甘泉寺。稱鼎足焉。

佛殿廡下。有梓樹兩株。蔭覆半山。本大十圍。高且八九丈。遠望之如雙蓋擎天。工繪事者。往往摩爲畫稿。寺燬于咸豐癸丑。樹亦被伐。同光間寺僧就遺址。重建佛殿三間。環以短垣。樹亦復生新穉。今且圍大於舊。亭亭對峙矣。

樹亦復生新穉。今且圍大於舊。亭亭對峙矣。

樹亦復生新穉。今且圍大於舊。亭亭對峙矣。

樹亦復生新穉。今且圍大於舊。亭亭對峙矣。

樹亦復生新穉。今且圍大於舊。亭亭對峙矣。

記者曰。永州山水。得子厚之記而始傳。盧江爲山陬僻邑。而金牛山又遠在邑之北鄙。迂迴小道。文學之士或未能至焉。農夫樵父。雖知之而未能道其詳。以茲山之勝。致之黃河大江之濱。西子洞庭之側。則歌詠于詩子詞。離出于達官貴人之傳記。必斐然爛然。歎爲奇異之觀。物生於世亦有幸有不幸耳。(完)

冬日偕友出獵夜宿舟中看月

儂

清晨發吳門。煙水明畫船。市遠無塵壒。山環雲氣連。野渡無人問。農村有積眠。松竹色淒蒼。霜中獨自妍。徑險攀援上。羊腸路轉施。崎嶇甚蜀道。欲裏鄭艾託。山深日易暗。林密鳥怡然。宴逸須妨損。彈丸瞬息前。莫道桃源境。危機已早延。茫茫塵世界。何日樂堯天。

石橋名跨塘。纜舟大河旁。水枯石已出。兩岸盡高岡。日暮下山去。倉皇上瓶牕。小艇陳蔬饌。野市買寒漿。船窗新月影。勸我傾壹觴。酒醉增歡意。相攜岸上行。鄉村聞犬吠。舊塚說荒唐。英雄黃土恨。功業少年場。唯有風月好。取用無計量。來朝君有意。移棹訪菴蔕。

感事

何堪東亞神明胄。一任東夷肆併吞。飲血疆場原是樂。折衝樽俎竟難論。黯然我下詩人淚。逝矣誰招祖國魂。莫謂文章能濟世。祇須投筆起爭存。

述懷

歲月感蹉跎。秋來慷慨詞。情懷泣風雨。壯志動山河。豎子成名易。男兒創業多。金甌須早復。何日靖干戈。

一粟滄波萬選錢。漫憐鴻雪等殘煙。三吳佳麗春如海。十載豪華

人似仙。獨狹文章原草草。難盡事業自年年。難將消息傳鸚鵡。深夜焚香未忍眠。

藝林勘誤

本刊第一期本欄過南灣子七絕一首承著者陳子言先生勘出誤字囑爲改正如下「南灣幾本垂楊樹折拂西風亦可憐」

詩詞話考正

本刊第三期本欄李文忠感事詩其五章後謂呂文節殉節太平子言先生云文節殉節在舒城

法苑珍聞

僧徒之大無畏精神

觀心

普陀法雨寺印光老人，爲現代淨土宗高僧。學識淹博。行持精苦；自上年離世，即在蘇州某寺閉關。自謂「年踰七十，如囚赴市，步步近死，」已足徵此老求法了緣之切摯。滬戰既作。蘇城常有日機肆擾；其弟子深憂慮，虔請移地修行。乃老人答書，一掃俗障，無所畏懼。中有云「一彈當頂，便可早得往生；所不能忘情者，全國人民因之俱受困苦。故日日持大悲咒，觀音聖號，以祈早息戰鬥耳。」此種大無畏精神，固不易得；而其憫人救世，隨分盡力。當此國難緊急之時，吾人孰不應甘誦此偈。以自策其身心。免卽於怠惰畏怯之途哉。

學圃

金石與政治之關係(一)

默 厂

金石之學。在近世已為最發達之時期。地不愛寶。古器迭出。英俊之士。不惜耗其腦力。以研究之。交通既便。朝一器出土。暮即傳遍全國。印刷又易。凡珍貴之品。舉不難藉珂磻版或石印以餉世人。居於今之時代。其足備吾人之參考者。固不患其供不應求也。然近人雖研究者極多。第皆認為學術之一種。足以考古而已。而不知其與政治有甚深之關係。

古代政治法令之大綱大典。欲其流傳久遠。以為竹木易朽。不足垂諸千年。又沿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刻文字於金石之類。故凡法令政教。莫不鑄之於金。鑄之於石。故黃帝鑄鼎有三。

漢書郊祀志。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瑞應圖。黃帝鑄三鼎。以象三才。

路史黃帝紀。宋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

以予推之。黃帝之三鼎。一則紀日月星辰之度數。一則紀川道里之廣狹。一則紀法制政教。以垂戒於民。試以禹鑄九鼎之。

左氏傳。宣公三年。昔有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据此知禹之九鼎。皆象九州。如後世地志圖經。載其方土之產。乃方志之權輿。即沿黃帝鑄鼎之故事。再以周官之同約證之。

周禮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于鼎彝。小約劑書于丹圖。鄭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則古代法制政令。多藉金石以傳示後世。所以昭慎重為永久之計。意至遠也。再以逸周書證之。

逸周書大聚篇。周公且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而銘之金版。藏府而翔之。

所謂都邑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則亦地形志之類。足徵郊祀志等書。謂黃帝鑄三鼎以象天地人者。皆為此類。惜古籍散佚。其說不詳。於是流傳為一種神話。儒者屏而弗言。斯亦隘矣。上古之事。不可考。古書之流傳于今。而最詳者。莫如左氏春秋。雖皆記周末之政事。然亦足藉以為考古之涯略。如鄭子產之鑄刑書。

左氏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杜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

晉趙鞅之鑄刑鼎。

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

果前代無此事。則晉鄭大夫未必首為創作。其沿襲前人可知。又楚亦有僕區之法。

左氏傳。昭公七年。楚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蓋區乃斗量之名。古亦以銅為之。

左氏傳昭公三年。豆區釜鍾。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

光緒間。膠西有三器出。土其子禾子釜及陳猷釜二器。陳猷當卽目之爲區。楚人之作。蓋亦此類。僕與戰同。有戰伐之誼。宗周鐘。戮伐乃都。散氏盤。用無散戮邑。今字作撲。此爲治盜之刑。故刑之以撲伐撲擊。鑄之於區。故曰撲區。非如注疏家釋僕爲隱。釋區爲匿之望文生意也。試觀忽鼎銘所載。皆刑罰之。曰。遺十秣爲甘秣。又曰。來歲弗償。則倍冊秣。而散氏盤亦有隱千罰千一語。則古人之倍罰。固爲通常之刑。雖二器圖一時之制。然古律令書散佚不傳。得此亦足以差強人意。氏盤所記一封二封三封。且又著誓詞。分疆正界。亦鑄之彝以垂永久。不第僅一刑書而已。信乎金石之物。于政治有甚關係也。

又逸書有分器之篇。

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正義。武王既已勝殷。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敕。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則封建屏藩。亦殞彝器。雖其書已逸。他國已不可知。獨魯衛晉猶可考見。(未完)

譯叢

家庭的要素

景昌

方今世界日在激變，家庭生活亦隨潮流而推移，顧然則何項

要素有爲吾人所當謹敬保持者乎。

學校者最易使兒童明瞭家庭意義之重要。教師猶須引用實例及訓誨以啓發，兒童對家庭之觀念，使知私人及種族間無論如何之成就，皆不及良好家庭生活之重要也。

第一要素，厥維品格之養成，家庭與兒童以親睦融洩之環境，使兒童充分發展其情感與才智，家庭與兒童以安全之保障及鼓勵。

其他若誠實榮譽公正之觀念皆可從家庭中得來，蓋兒童對最親信者觀感既深受教養易。故兒童當孩提之時，於父母兄弟相處之際，即體驗爲大之道矣。

第二要素，即社交之訓練，父母與兒童之相親愛人生——兒童因初步之關係，以了解服從家長之意義與個人自由之界限。

其三——在家庭中精神之價值，常高於物質之價值，現代一切，大多以物質爲標準，至以金錢之價值，爲人生之衡量，而家庭間之相親相愛，基於天性嬰孩無經濟上之價值也，而保養之，家庭間之和睦，親愛，寬容等一切美德，非金錢勢力之所可購到也。

其四家庭供給遊息之機會，近代生活之繁鎖，複雜，使人回想家庭之恬靜，舒神經之疲倦，清靜之自修，適宜之食料，相當之運動，以振作身體與精神，凡此皆可於家庭中求之，且家庭之中，兒童有父母之愛護，常得安全之樂與親切之趣，除有以學習無私，誠實義俠等等德性外，家庭中之遊嬉，運動，更可堅固兒童之體魄，以便將來與外界接觸之準備也，家庭中最富逸豫之空氣，故更宜會親友也。

來函請逕寄愛文義路一六九號中和印刷公司轉